

天涯诗海

春姑娘的足迹

张满仓

三月,春姑娘带着温暖与希望  
悄然降临人间  
她步履不停,走过山川原野  
足迹遍布天地间  
也深深印在人们心上

春姑娘留在田间的足迹  
已被她脚步声唤醒的  
每一抹绿色为一体  
她留在枝头上的足迹  
染有馥郁芬芳  
与灼灼桃花,相映成画

我不知道,春姑娘一路前行  
会留下多少足迹  
但我知道  
最诱人的那一枚深深镌刻在  
农人的心上  
它晶莹而明亮

它是她用双脚  
在农人心中绘就的一轮光芒  
四射的太阳  
日日夜夜在不停地放射着希  
望之光

约了桃花看流水

(外一首)

周建好

在春天最有趣的事  
莫过于  
约了桃花看流水

看那一树桃花  
在溪边等我一年了  
春风见证了  
说好的不见不散

桃花见我  
粉红的脸上写满喜悦  
根根树枝提着春天  
任我去挑选

见我无法选择  
她竟跳下枝头  
跳进溪里  
在水里逗我去追她

月亮是故乡的牌

乳名是故乡的胎记  
月亮是故乡的牌

乳名只有在故乡  
才会越长越茂盛  
月亮只有在故乡  
才会无比的圆满

乳名烙在骨子里的  
总是会被一句乡音  
撩拨得生痛

刻在月亮上的牌名字  
不用刻意的记  
掬一把月光  
就能清晰可见

浪淘沙·神州半岛

挺阳

半岛卧深边,  
恍若飞仙,  
椰风浪裂裂长天。  
唱晚渔舟浮玉釜,  
醉了人间。

凭栏意自闲,  
海阔波澜,  
童叟戏浪舞翩跹。  
一卷诗书茶做伴,  
且忘流年。



沿海城市的风景。蒙海龙作

百家笔会

山海间的海岛镜像

冷阳

晨光初透时,五指山黎寨里传来木梭的声响,一下,一下,像时光本身在织机上行走。光线从茅草屋顶的缝隙间漏下来,细细的、软软的,恰好落在织娘手中的吉贝布上。那些古老的图纹便一寸一寸地活了过来。蛙纹在爬,人纹在走,就连那些说不清是什么的几何纹样,也都有了呼吸。而在海的那一边,三亚蛋家的渔舟正缓缓归港。渔歌从水上漂来,与潮声缠在一起,分不清哪是人的歌,哪是海在唱。再往北去,海口的骑楼老街醒了。老爸爸茶店里,搪瓷杯碰出清脆的响声,咖啡的香与苦丁茶的甘在晨光里交织,弥漫成一条街的日常。

这些都是海岛的镜像,散落着,斑斓着,却共同映照出一个真实的海南。说起来,这面镜子竟是多棱的。朝着一面照去,看见的是中原文明的悠远光辉。自汉代设珠崖、儋耳二郡始,这座岛屿便成了文明交汇的驿站。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帆船往来不绝,船里载的不只是瓷器与香料,还有看不见的文化种子,最动人的要数苏东坡了。绍圣四年,这位六十二岁的老人踏上儋州土地,在桄榔庵前

海南的乡土文化镜像,始终如此明澈而丰盈,它倒映着山海之间的万千气象,叠积着千年时光的深沉回响,更折射出时代奔涌的壮阔浪潮。



海边小岛。蒙海龙作

闲庭信步



莆田的木雕会唱歌

刘力

细腻如小调。木头本无声,可一经匠人之刀,便有了呼吸,有了节奏,有了流淌的歌声。每一道纹路都是音符,每一层镂空都是和声,每一件成品都是一曲浑然天成的乐章。

走进位于荔城区的莆田工艺美术城,我见到了省级木雕大师林建军。他创作时凝神执刀,心与木合,刀起如轻歌,刀落似低吟,在静默中雕琢出闽派木雕的清雅神韵。自十五岁学艺,三十年刀耕不辍,创作了《九九归一》《事事如意》《木兰溪》等精品,其中《事事如意》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获国际友人高度赞誉,让莆田木雕的歌声越过山海,响彻海外。

在莆田,匠人们用一生为木头谱曲,为时代放歌。我有幸见到大国工

匠荒讲学。他大概没想到,自己会在哪里写下“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诗句。那不是客居的伤感,倒是归乡的欣然。与黎民同甘共苦的日子里,老人鬓边的霜雪,融进了海南的烟雨。

镜子的另一面,映着南洋的风。海口的骑楼老街是最好的见证。那些雕花,带着巴洛克式的繁复,却与本土的榫卯智慧相安无事地站在一起。咖啡馆里的西洋情调,和老爸茶铺的市井烟火,只隔着一道门的距离。这便成了海南独有的文化景观。不是你融化我,也不是我同化你,而是彼此相望,相视而笑。

再转一转这面镜子,照见的是山与海的本真。黎族织娘手中的线,不只是纺织纤维,更是一部无字的史诗。那些代代相传的图纹里,藏着迁徙的路线,记着祖先的嘱托。苗族古歌在深山里回荡,唱的是翻山越岭的来路。疍家人的渔歌漂在海面上,词句里全是对海的敬畏。他们太懂海了,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出海,什么时候归航,什么时候向“兄弟公”烧一炷香。保亭“三月三”的情歌对唱,琼海渔村的袅袅香火,都是这面镜子里流动的光彩。

这面镜子能历久弥新,是因为总有人在为它拂尘。古时的文人以笔墨注入灵魂。苏东坡的诗画洗去了“蛮荒”的旧识。明代的王佐借《琼台外纪》存录风土,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文化档案。近些年来,自觉的传承愈发清晰。郑少功的“寻根文学”唤起对本源的思索;孔见以千年笔触梳理文脉;蔡葩用口述历史打捞即将逝去的记忆;林森凝视岛屿的日常与现代抉择;唐

彦的“闽海人三部曲”写就“新海南人”的时光叙事。诗歌的星空下,李少君以自然之笔构筑“诗歌原乡”;李孟伦的诗行里流淌着对乐乐的牧歌温情;蒋浩的“海甸岛”诗学透出海岛独有的哲思;雁西的情诗中流淌着对海南的热爱。他们像犁铧,又像桥梁,让字里行间摇曳着椰风海韵,为这面深邃的镜映投下属于时代的光彩。

如今,站在自贸港建设的潮头,这面镜子又添了新的光彩。三亚的非遗工坊里,黎锦上的古老图腾走进现代衣襟。海口的骑楼老街上,文创书店和艺术展演在老房子里生长。琼剧的舞台上,科技让古老的唱腔有了新的回响。而那些乡土学者,正走村串巷,用笔和镜头抢救濒危的技艺。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为这面镜子拂去时光的尘埃,让它既照得见过往的厚度,也映出未来的光芒。

从苏东坡“海南万里真吾乡”的千古慨叹,到一代代建设者在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的坚实足迹。从黎家阿婆指尖流转的古老图符,到自贸港蓬勃展开的宏伟蓝图。海南的乡土文化镜像,始终如此明澈而丰盈,它倒映着山海之间的万千气象,叠积着千年时光的深沉回响,更折射出时代奔涌的壮阔浪潮。

而当我们走近凝视,会发现它最深处的光芒,照见的正是这片热土之上人心的丰饶、生命的坚韧,以及那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那是织娘手中永不间断的经纬,是渔歌里永远起伏的潮声,是老爸茶店里日复一日的清晨,是海南之所以为海南的一切。

笔生花,毫厘之间藏着匠心,细微之处流淌清音。宋春国一边翻看牙雕典藏册,一边犹原料之稀,盼创新之路。他的歌声里,有坚守,亦有期盼。

匠心不止于技艺,更有大爱和声。莆田工艺美术学会携大师们怀仁行善,义助助学,赈灾济困,授艺助残,这些年做的慈善和公益事数不胜数。学会会长郑祖杰见我沉醉其间,含笑一语点破:莆田的木雕会唱歌。这句话如同一声清亮的起调,瞬间让我眼前所有景象都有了旋律。是啊,在这片工艺之美的时空里,他们以刀笔传温情,以佳作暖人间,在木雕的歌声里,多了一份醇厚感人的乐章。我的心一直在纵情歌唱。那歌声,不只是竹木牙雕雕琢而出的艺术之歌;不只是匠人们数十载呕心沥血、雕龙刻凤的奉献之歌;更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文脉不绝的历史之歌。

莆田雕刻艺术,承载的是乡愁,延续的是文脉。莆田的木雕在唱,莆田的匠人一凿一斧、一刀一刻都在合奏同一首歌,一首属于文化自信、民族复兴、中国强盛的时代壮歌。匠人的坚守是词,千年的技艺是曲,时代的兴盛是声。在我心中,这首由木头与匠人共同唱响的歌,便是莆田最动人、最厚重、最美丽的旋律和风景。

亲情家事

我的“回家搭子”

赵仕华

我下班,他放学,我们是“回家搭子”。放学的人潮里,我一眼就看见了他。他背着小书包,个头比去年高了不少,但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没变,看见我时会倏地亮起来,像两颗被点亮的星星。

他跑过来,手心带着点汗,递给我一块小蛋糕:“爸爸,学校门口有家卖小蛋糕的,味道可好了!”这块小蛋糕,融化了我一天的疲惫。

我们踏上那条走了两年的路。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影子在我旁边一跳一跳的。话匣子从校门打开的那一刻就关不上了。“今天我们班赢了4x100米接力赛!我跑得可快了……”他挥着小胳膊,重现奔跑时的动作,也会皱起小眉头,说起同桌借了橡皮没还的“小事件”,或是对操场边梧桐树下蚯蚓断了还能动的疑惑。他的世界变大了,但分享的急切丝毫未减,每一个字都带着新鲜的热气。

看见清洁阿姨在清扫落叶,他快步走过去,把空了的酸奶盒投进她手边的铁皮盒里。“谢谢小朋友!”阿姨笑着说。他摆摆手,有点不好意思地快步走回我身边。路过熟悉的小店,卖玩具的小姑娘举着新款卡皮巴拉:

“小朋友,要买一个不?”他凑近仔细打量,眼里闪着光,回头看我,眼神在询问。

在小区门口,我们又遇到了那只总在打盹的大花猫。他松开我的手,悄悄蹲过去,小声说:“嘿,你又胖啦。”猫咪掀开眼皮看他一眼,慵懒地“喵”了一声。他笑了,回头对我解释:“它说它不胖,是毛茸茸。”这是个能与万物对话的孩童。

走进小区,他忽然拉住我,指着地上:“爸爸,看!又是蚂蚁军团在搬家。”他观察得更细了:“它们这次搬的是饼干屑。爸爸,它们怎么知道哪条路最近?”我反问他怎么想。他若有所思:“我在你买的漫画书里看到了解释。可能有个侦察兵,在地上留下了只有它们才闻得到的味道。”那些书中的知识,正悄悄与他的生活产生紧密的联系。

这条走了无数遍的路,因为他的成长,风景在悄然变换。他不再总是需要牵着,有时会跑到我前面几步,发现新奇的东西再跑回来告诉我。他的话里,开始出现“我觉得”“为什么不能”这样的词句。夕阳把我们的影子交融又分开,就像他与我,紧密相连,又终将走向各自的独立。

美食随笔

春宴在野

段佩明

春风漫过,蛰伏一冬的野菜,纷纷从土里探身出来,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世界。在众多的野菜中,嫩生生、水灵灵的荠菜,匍匐在地像一朵盛开的花,尤其引人注目。

该采荠菜了!在吾乡,开春有采野菜尝鲜之俗,“春吃一口鲜,赛过活神仙”根深蒂固。尝鲜的第一道野菜,非荠菜莫属。

采荠菜,最好是用小铲子剜,不仅完整保留荠菜的根系,使它再生,还能避免损伤茎叶。采回家的荠菜择好,洗净,焯水、切碎,越碎越好,然后拌入酱干丁,滴上几滴麻油,搅拌均匀,便是一道香喷喷的凉菜。

荠菜烹饪方式甚多。荠菜豆腐汤,青白相间,口感清爽,营养丰富,还能养胃。荠菜焗火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红泥小火炉里,小火苗温柔地舔舐着锅底,锅中油花翻滚,热气腾腾,抓一把荠菜丢进锅里涮片刻,捞起来油亮亮,既有火锅的味道,又保持了草本的甘甜。

吃得最多的是荠菜饺子。每年春天,母亲都会回一趟老家,采荠菜作馅料包饺子。热腾腾的荠菜饺子,薄薄的面皮里,透出隐隐的绿,像是把春天都包进了一弯月牙里。一个

走在西海岸的月色下

程一鸣

晚饭后,我信步向西海岸。此时霞光已经收尽,海天间的暗蓝正被夜色一寸寸消解。

当我正为错过夕阳而遗憾,海湾东侧的主城区却倏地亮起灯光。万千灯火从楼群间迸射而出,在玻璃幕墙上流淌、跳跃,变幻着形状与色彩,彼此呼应成流动的光河,又以黑夜为疆场,向远方疾驰而去。

抬头时,看见建筑的缝隙间,衔着一轮圆月。我才恍然,原来又到了满月时节。它初升时带着婴儿般的红润,隐逸在喧嚣的灯火里,可一旦你发现了它,整座城池便退为明月的背景,连那些高耸的楼宇也仿佛屏住了呼吸。

月亮沿着楼宇的轮廓攀爬。不一会儿,它便到了城市顶端,像被夜烙熟了,开始吐露灿灿银辉。月光温润如水,绵绵无尽,慢慢覆盖了所有人造的光。

海面变成了另一重繁华世界。它拓印着天上的月,岸上的城,还有流动的光影,让人一时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世界。一艘巨大邮轮驶过,所到之处诸影碎裂,水中幻境被暂时戳破。可巨轮一过,幻境又悄然复原,仿佛什么都没发生。目光落到细节处,恰有夜泳的人从海里冒出头来,又沉下去,惊起一圈银色的涟漪。

岸上的人间烟火渐渐升腾,海边的人多了起来,有人踩着拖鞋慢慢走,有人挥汗如雨快速跑过。白天,他们需在城市里扮演各种角色,而在此时,他们卸下疲惫,把自己交给这片夜色。

夜深了,月亮移到海的另一边,也把热热闹闹一并带走。海边人影渐稀,城市灯火阑珊,唯有远处泊着的船只亮着零星的灯火。此时海面浮出星星的质感:深邃、平静、星光点点。岸边的椰林在夜风里晃动,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是大海在诉情悄话。

此时的西海岸,是属于那些怀揣心事的人。他们背对月光,坐在草坪上,或坐在岸边的礁石上,凝望大海,却观照内心。他们借着海的辽阔与柔软,消化那些陆地上难以消化的坚硬,坐着坐着,就把自己坐成了另一块礁石。

白天看海,是与海相遇,而晚上看海,是与自己重逢。此时海虽隐去形迹,却虚怀若谷,映衬万物,依然是辽阔与自由的象征,收留世间一切心事。

窗外的香椿树上,椿芽簇拥在枝头,紫红中透着一丝翠绿,在风中不安分地抖动,像是招呼人们:这儿的椿芽嫩着呢!

采摘香椿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香椿树高大挺拔,需借助梯子上树采摘,或在长篙上绑一把镰刀,对着椿芽轻轻一拽,那椿芽犹如红鸡毛扎的毽子,从枝头悠然落下。

香椿芽作蔬,早在汉代就风靡大江南北,但烹饪方式各地不尽相同。有朋友是北方人,他们那儿将洗净的香椿芽,蘸上面糊,入油锅里炸着吃,因状如鱼,美其名“香椿鱼”。此物色泽金黄,喷香扑鼻,入口酥脆。同样是北方,也有人将香椿芽用盐腌渍,做成香椿酱。吃粥吃馒头时,用来佐餐,虽然卖相不佳,却让人胃口大开,能多吃几个馒头。